

勞動文藝叢書

一個勞動英雄的成長

安娥著

勞動出版社出版
長華書局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勞動文藝叢書

一個勞動英雄的成長

安 娥 著

勞動出版社
紅學書局經售

一個勞動英雄的成長

著者	安 娥
出版	勞動出版社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總經理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承排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承印	中西印刷公司 上海鳳陽路七十四號

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 0,001—7,000

目 錄

一	蘇聯紅軍解放了旅大	(一)
二	在苦難中成長	(四)
三	考上了官徒	(一〇)
四	他不出賣朋友	(二三)
五	在獄中遇見共產黨員	(三)
六	戰鬥生活	(三七)
七	逃亡生活	(四)
八	鬥爭上島	(五)
九	粉碎國民黨的封鎖	(六)
	說服工友	(六)
	評定工資	(六)

劃分勞動組織		(六)
建立民主作風		(七)
老工友們服了		(七)
展開創模運動		(七)
在他的影響下		(七)
學會了教人		(八)
模範分廠		(八)
十 向蘇聯學習		(八)
十一 『我離開工人，就甚麼都不是！』		(九)
十二 刮民黨的大員來了		(九)
十三 入黨的希望實現了		(一〇)
十四 出席東北職工代表會回來		(一〇)
十五 在對車廠		(一一)
十六 週遊列國		(一二)

出國之前	(二四)
路過蘇聯	(二六)
在捷克	(二九)
在匈牙利	(三四)
在羅馬尼亞	(三六)
在波蘭	(四九)
回到莫斯科	(五三)
勝利歸來	(六〇)
寫成的經過	安娥(六六)
附插圖二十二幅	

一 蘇聯紅軍解放了旅大

一八九五年一月，腐敗的滿清政府，輕易就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旅大。旅順人民因為反抗日本鬼子，殺死了日本佔領軍的軍官，日本鬼子把兩三萬人民殺得只剩下了三十六個！這三十六個人，還是爲了鬼子要叫他們掩埋同胞的屍體，才留下了性命的！後來人民偷着給埋死人的那塊地方起了個名字叫『萬人塚』。這個塚一向都被荒烟衰草埋沒着，沒有誰敢去祭弔，沒有誰敢公開談講，只有解放後，旅順人民因為紀念先烈，才把『萬人塚』修建起來，建築了紅漆墓門，白石圍牆，樹立了紀念碑，種了花草樹木，改名『烈士塚』。今天凡是到旅順去的人差不多都要到這塊地方去致敬。人民對這筆血債，無論男女老幼，至今都咬牙切齒地記在心裏。

當時大連金州的人民，除了犧牲了的以外，活着的人，也和旅順的三十六個人一樣，過着最慘痛的殖民地生活。四十年的『亡國奴』生活中，旅大人民不斷地向日本帝國主義英勇鬥爭，也不斷地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的『鎮壓』。

咳！旅大人民這四十年的生活啊！是忍飢受凍、挨打挨罵、坐牢槍斃……沒有一樣亡國奴的生活不落在旅大人民的身上！他們的痛苦只可用『淚流成河，血流成海』兩句話來形容。

一九一一年，中國人民推翻了腐敗的滿清統治者。可是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和後來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利用人民的革命的鮮血，搶得了政權之後，立刻回過頭來，就忘恩負義地向人民開火，背叛革命！只顧自己投降帝國主義，做『兒子皇帝』、『孫子皇帝』，那裏還敢提出收回旅大，解放旅大人民的話來？！當然也就不會顧到旅大人民的死活了！

要不是二十多年來，旅大地區有中國共產黨，冒着帝國主義的刀槍牢獄，英勇領導旅大人民和鬼子作決死戰鬥，使鬼子不得不有所懼怕，不敢盡量為所欲為，不得不對旅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做出或多或少的讓步，那種悲慘日子，就更不堪設想了！

在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戰鬥中，旅大的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英雄氣概，發揮了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用怠工、破壞等種種

方法，不斷地向日本鬼子作鬥爭，他們沒有一天放鬆過鬼子！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光明照耀到旅大，蘇聯紅軍在旅順勝利登陸，解除了日本鬼子的武裝，解放了旅大人民。從這天起，旅大人民就過上了自由、民主、幸福的日子。五年來各工廠、農村，湧出了大批英雄模範，全國揚名，世人皆知，好不光彩！

一九四九年，又有大連中長鐵路工廠的工人，共產黨員，勞動英雄薛吉瑞，被選為全國工人代表，到歐洲去參加世界工聯代表大會。把中國工人階級的光榮，帶到了全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偉大的名字，鼓舞了全世界堅強鬥爭着的人民。

這本書的內容，就是描寫這面工人階級的光榮大旗——共產黨員勞動英雄薛吉瑞，怎樣由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窮苦孩子，成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英雄。

二 在苦難中成長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旅大地區之後，把旅大人民殺得『血流成河，屍骨堆山』，沒一兩年就變成了人少地多，勞動力缺乏的地方。因此，鬼子對海南——山東——地面逃荒來的人民並不阻擋。薛吉瑞的祖父因為在山東沒法活命，帶着老婆、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婦、兩個孫子、一個孫女兒，一家九口，隨着大批的逃荒難民來到了大連。租了五畝多地，在邊緣地角又開了點兒荒。滿以為靠着一家的勤勞省儉可以吃上一碗飽飯。誰知天下烏鴉一樣黑，大連地主的壓迫剝削，並不比山東差。再加上帝國主義的殘酷統治，薛吉瑞的一家，又不得不過着像在山東一樣的痛苦生活。

薛吉瑞的祖父眼看着這五畝多地養不活一家人，就叫他的兩個兒子進了工廠。大兒子——薛吉瑞的父親學鐵工，二兒子學瓦斯工，少了兩個人吃飯，一家人勉強維持着生活。

一九二〇年，薛吉瑞九歲了，那時旅大地區霍亂病流行，鬼子不但不許人民醫治，反把中國居民的街道封鎖起來，禁止和鄰街通行，這樣病就越傳染越厲害，在街上走着，每家門口都聽到有哭聲，病死的人民不計其數，薛吉瑞的祖父、父親、祖母在四十天內都先後死亡。薛吉瑞的父親死的時候才三十三歲，他是一個有力氣的打鐵匠。薛吉瑞的寡母只好帶着一兒一女，搬到小叔家中居住，薛吉瑞在街上拾荒的時候，看見人家的孩子們都唸書，自己就哭了。有一天他向母親說：

『媽！人家的孩子比我年紀還小都唸了書，我也要唸書。』

母親聽了自然同意，只是難於向小叔開口。可是薛吉瑞一個勁兒地向母親一再要求，母親沒有法子，只得去和小叔商量。

『你哥哥沒唸過書，吃了一輩子睜眼瞎子的虧！你就這麼一個姪兒，就供給他唸兩年吧！』

『唸了書還不是給日本鬼子當牛馬！不如再住二年，找個地方幹活去好！』小叔子把嫂子的嘴堵住了。

但經過母親無數次的哀求之後，薛吉瑞總算能夠上學了。

他在學校裏成績很好，也常喜歡幫助別的同學，同學們都喜歡和他玩。母親心裏自然喜歡，叔叔也沒說什麼，總算巴巴結結地唸了四年小學，叔父就發話說不供了。薛吉瑞這時候就知道哭。母親和小叔子爭吵了幾場，也沒有用，眼看孩子非失學不可了，母親心裏難受得不得了！忽然有一天薛吉瑞向母親說：

『媽！不用跟叔叔講了！他不供給我，我自己供給我自己！讓叔叔看看吧！哼！不用誰供給我，我也讀得了書！』



『媽！人家的孩子比我年紀還小都唸了書，我也要唸書。』

『你從那裏去弄錢啊！咱家雖然窮，可不能做見不得人的事呀！』母親只怕兒子去走歪道。

薛吉瑞自己去報名考上了高小。他每天下了課，到星個浦高爾夫球場去給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白俄們去揩球棒、撿球。

大連的天氣，三寒四暖，風雨無常，有時薛吉瑞下了課，看見天陰，就拿起書包想回家去溫課，可是走到半路上忽然天又晴了，他就趕快跑着把書包放回學校，如果離家近，就放到家裏，順着電車道飛奔三站路，到高爾夫球場去排隊領當天揩球棒的執照。

假使遇見了好些的客人，還可以掙個三毛兩毛。若是遇見野蠻的，就胡找岔扭，自己打丟了球不認賬，反而要撿球的人賠。稍微分辯兩句，這些闊老們就打人。每逢遇到這種情形，薛吉瑞就不得不跑到亂山石堆裏去找球，找不到，只好自己認打認罰。有什麼辦法呢？他是窮人！又是中國人！而且是爲了要唸書啊！

讀到高二的時候，叔父說再也不許他做『少爺』便是自己供給自己，也不許他

讀書了！

這時候薛吉瑞在學校裏，一則不滿意日本人的教育，他說：日文課多，國文每星期只有二小時，而且是胡弄了事，又不教史地，淨教做買賣。二則因為他是工農子弟，在學校裏受師生們歧視，日本教員有一次問他：

『你父親是幹甚麼的？』

『是工人。』薛吉瑞回答。

鬼子對他順手就是兩籐條，薛吉瑞一點也不明白錯在那裏。

『你祖父是幹甚麼的？』鬼子又問。

『是種地的。』鬼子順手又是兩籐條。打完了又問他的祖宗三代，遠近親族。

薛吉瑞回答的不是工人，就是農民。他就為他的每個工農親長各挨了兩籐條。後來薛吉瑞才懂得在這個學校裏誰要是工農——窮人，誰就得挨鞭子！連工農的親戚兒女都得挨鞭子！

在學校裏，薛吉瑞最恨鬼子叫中國不叫中國，要叫『支那』。有一天上歷史課的時候，他就問鬼子：

『為甚麼你們叫中國要叫「支那」？』

鬼子一句話也沒說，只重重地抽了他幾藤條。

『到外邊罰站去！幾時明白了再進來！』鬼子狠狠地向他說，把他推到門外邊去了。這時候正是三九天氣冷得很。

薛吉瑞在學校裏落得『品行』不好，和功課也『不及格』的『待遇』。他對這樣的學校，也不願再上去，再加上叔父的阻止，他就退了學。他心裏想：一切不如學技術好！學會了技術到那兒都行！他自動考入了『滿鐵』技術養成所作官徒，每個月把兩塊錢的工錢拿回家養老娘。鬼子分派他在鍋爐廠學電火和瓦斯活。

三 考上了官徒

在養成所頭一天上課的時候，薛吉瑞就惹了一肚子的氣，他看見中國官徒的教室牆上，貼着『莫談國事』一個條子。他對這個條子很不滿意。

這時國內正打着直奉戰爭，關於這些事，薛吉瑞只有從山東來的老鄉口裏才聽得見，報上和學校裏從來沒有人提起。不要說這些時事，連中文課都沒有，他既想瞭解國內政治，又想學中文，而學校裏却一樣都沒有！『咳！這不就是亡國奴嗎？』薛吉瑞不由得自己嘆了口氣。

薛吉瑞一上日文課，就沒精打彩，偷着睡覺，一上技術課就瞪大了眼睛專心學習，他一心只想越快越好，把技術掌握到手。

可是日本官徒們，偏偏不許中國官徒學技術，薛吉瑞到製圖室去學習製圖的時候，日本官徒們蠻橫無禮，隨便亂打中國官徒。明明他們把活幹壞了，却向中國官徒身上推，叫中國官徒去挨打，薛吉瑞氣不過，警告日本官徒說：

『下回你們再要不講理，我就非揍你們不行！』

『要打出禍來的呀！小薛。』別的中國官徒知道了就勸薛吉瑞。

『非打不可！』薛吉瑞堅決地說。

『好，你說打，咱們就打！』中國官徒們齊了心。

過了幾天果然打起來了，打到最後，只剩下薛吉瑞一個人，他被叫到了人事系。一進門鬼子就用日本式的摔角，先把薛吉瑞摔了個半死，然後把他按在地上就痛打起來了。打完了要罰他十塊錢的工錢，這薛吉瑞可不答應了。

『我一個月只掙兩塊，你罰我十塊，那我老娘吃甚麼？不行！』

『不行就打！』

『打也不行！反正不能罰我錢！』

鬼子讓了步，由十元減到五元，後來又減到二元。二元薛吉瑞勉強答應了，可是他卻不去上班了。『我就不去上班，不幹活，叫你們罰去吧！爲甚麼我流了汗的錢，叫你們給拿去？』薛吉瑞自己向自己說。

叔父怪薛吉瑞惹事，和薛吉瑞吵了起來，他踢了薛吉瑞兩腳，薛吉瑞哭着向叔